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八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八

吳江陳啟源撰

幽 變風

七月

七月篇所紀入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以幽土晚寒釋之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以為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德明釋文以為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

鄭答張逸以為晚溫亦晚寒孔疏取其說以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為溫晚之驗隕禕入室之類為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蚤鄭言寒晚非是此最得之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寒溫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則雖東西懸絕總為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故層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地至西域諸國如于闐身毒大秦皆和煦饒物產幽乃漢桐邑

詳公劉篇

在中國而不在北也不應寒溫頓

殊況月令作於秦相不韋當據秦風土著書秦幽皆雍地也藉田較閱二事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亦雍地也咸陽幽鎬總在二三百里內耳寒溫尤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藉異期一也七月鳴鴈與月令五月鴈始鳴不同二也續武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在蠶月夏三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

擇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

仲冬

三也月令季

秋嘗稻此云十月獲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

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

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之間一在

周秦之際相去千四五百年制度之變更土俗之沿革

難以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之鳴木之落非一鳴而遽

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早味其繼則遲何必悉

同至五穀之種類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初出

時豈得與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言出
令之始耳踰月而民畢從令理或然也孟春始耕仲春
則無不耕舉趾言其耕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
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不足異也大閱纘武子
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
知也總之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
政知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
言自不能無先後之異非必地氣然也毛公晚寒之說

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春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

與齋

章注
小殊

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為豳風作養老人君子

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為豳雅置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為豳頌雖屬臆度之見然於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為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

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作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皆雅也而得蒙風頌之名則幽風何害為雅頌哉至朱子別取三說以為皆通愚難之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茨諸篇為幽雅噫嘻諸篇為幽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序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並無異解至朱廢序始易以他說耳不得據已臆見以為故實遂取雅頌諸篇彊別之以幽也一說取王安石謂幽自

有雅頌今皆亡逸夫幽侯國耳方自奮戎狄間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火也亦未經刪也魯人何不併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風可為雅可為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孰風孰雅孰頌不待奏樂而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額以四詩之目矣況風也而吹之可雅可頌獨不為壞六義乎然則茲三說者殆無一通也又黃東發述王

雪山之說謂幽風者籥章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幽雅者笙師吹竽笙塤籥簫篴篳篥管舂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幽頌者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皆全用七月始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案此說尤乖謬考之周禮全不相合幽風幽雅幽頌皆籥章所掌不應與笙師眡瞭分吹之也籥章之文止云擊土鼓吹幽籥耳並無鼓鐘琴瑟四器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傳會之邪甫田以御田祖乃始耕

之祭吹豳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亦不言鐘也
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歌風不可歌雅頌也況樂器安得
有風雅頌之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眠瞭有頌磬故妄
生此說耳殊不知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
注中狀如漆簫中有推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
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笙竽等八者
則吹之牘應雅三者則春之春者築之於地以為聲乃
奏樂之名豈樂器之名乎又此三者以奏祓夏經有明

文與幽雅無預也至頌乃磬名音容字亦作鏞非三頌之頌又軌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眡瞭之職亦不云奏幽頌也且笙師十一器眡瞭三器各止一器蒙雅頌之名安得繫彼諸器悉為雅頌哉乖謬如此不知黃氏何以取之

甯本作甯說文羌人所吹角屠甯以驚馬也蓋古文詩字或曰籀文或變今省作甯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澤波波分勿切其引采菽詩作澤波檻泉

下泉大東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列以證列字
當從冰不當從水則此詩古本原作栗列唐初猶然矣
今本烈字豈衛包所改字烈從火與傳寒義反列字得
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本謂婦子同來也集傳曰老者
率婦子而餉之迂矣經文並不言老者何得強安蛇足
乎況孟子云頒白不負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
之禮也饁餉之勞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

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見矣又漢書食貨志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饋之與古注正同朱子甚愛顏說此復別為之解何也

詩之田畯田官也周禮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鄭氏蕭章注以饁南畝為幽雅豈合田畯至喜與樂田畯為一事邪康成注禮在未箋詩之前此時殆未明詩義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以為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然以歸

為于歸則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不協

矣況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母多娶於隣邦宋三世內

娶春秋傳

僖二十五年公羊

以為譏可證也即以周事言之太

姜有逢

音麗

氏女也

見周語

太任摯國女也太姒莘國女也

其先世可例推安得幽國大家連姻公室乎傳云春女

怨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

歸也此解為正矣

鵲雖惡聲之鳥然能應候而鳴故少皞氏以名官夏小

正月令周書用此以紀時而詩爾雅亦載其名但本草

不著形狀後人無以別議說者紛紛不能定為今之何

鳥近世李氏綱目據爾雅郭注鵲似鵲

胡達切

鵲

午轄切 鵲鵲服

虔以為白腹鳥李時珍以為反舌

而大之語合之爾雅鵲鵲鵲其飛也

鵲

音宗郭云疎翅上下說文作鵲注云缺足也

之文以為今世有苦鳥者當

是李云苦鳥大如鵲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

姑惡人多惡之俗稱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尹伯奇化

鵲之說相類故以為一鳥不知信否也又案鵲字亦作

卷八
鵲其異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鵲曰博勞以夏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鵲鵲飛則竦翅上下合此數者是乃鵲矣然物產之古有而今無者不少正難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秀萋鄭疑萋為王萋

房九切

孔疏已不以為然宋曹

粹中詩說據爾雅萋繞棘寔語又參以劉向苦萋之說以為即今藥中小草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萋繞華是三月開不

以四月其說如此源謂曹說得之秀字原象禾實下垂吐華非本訓也況此章以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專取成實之義小草以三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華亦言實秀茶有華如野菊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爾雅華榮秀英四字分別異名所謂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可過執哉案說文萋草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萋為

苦蔓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草味極苦瀉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蔓繞之稱曹說信為有本

貉本作貉左豸右舟今經傳皆作貉惟爾雅作貉貉本莫白切北方豸種也今用以代貉不可復正貉又作貉貉貉

貉狐狸是三種獸名見爾雅說文諸書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謂取此三獸皮為裘耳集傳乃云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竟以貉為狐狸

之總名至合二句並指為一事失之矣推其故殆因讀

毛傳而失其句讀

音逗

也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傳

語簡貴讀者多誤傳于貉二字當讀

音逗

謂取二字當句

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狐狸二字當讀

音逗

皮也二字當句經言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

補為釋也且狐狸言皮則貉之為皮可知義又互相備

也康成善會毛義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

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狐狸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

謂取狐狸皮為一句故其申毛詞意牽合幸不失經意耳朱子因誤讀傳併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呂記狐狸為狐狸之居因彊合北狄貉字為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況經乎

言私其縱獻豸于公毛云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豸鄭云

豕生三曰縱

爾雅文

豸字無訓疏申箋意謂縱既易傳則

豸亦非三歲之稱爾雅鹿與麋絕有力麋

說文作麋古賢切

鄭

當以麋為鹿麇之有力者案經別言公私正以一物而
分大小見豳民愛君之誼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語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於詩即倣此義以定仲冬
大閱之法耳故毛傳引彼文為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
職亦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鄭惟四歲曰肩小異于毛
然非大義所關也康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解左矣又小
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豮說文云豮生六
月豚一曰一歲豚尚叢聚也豨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

毛義同

莎鷄非樗鷄也莎鷄生草間樗鷄生樗樹上爾雅翰天鷄此莎鷄也郭注以為又曰樗鷄誤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鷄與斯螽蟋蟀為一物而三名亦誤集傳從崔說傳云鬱棣屬萁萁萁也萁萁亦名燕萁本草云俗名野葡萄唐本注謂之山葡萄云蔓生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者冬月惟凋葉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圖經云萁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

毛詩義同言鬱林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莫是鬱類而小
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莫李二株車
下李即鬱莫李即莫草木疏釋鬱與莫李皆以為實大如
李張揖亦謂莫為山李夫似李而以株計則莫乃木生
而本草以為蔓生子又有大小之異本草恐誤常棣詩
別有辨
又案郭璞言葡萄似燕莫可作酒見文選上林
賦李善注陶隱居
言葡萄即是此間莫莫宋唐本草殆本此為說而蘓頌
圖經以為樹高五六尺則小異惟言子小則同

陸疏以唐棣為萸李誠誤然以萸李為實大如李不誤也其釋豳風之鬱萸則釋鬱而不釋萸良以萸即唐棣不必再釋也其釋葛藟以為藟似萸萸延蔓生意陸所謂萸萸非即萸李也不然唐棣木生萸萸蔓生不相類矣玉篇以萸萸為草而名木萊如梨者為梢廣韻以萸萸為藤而名梢李為梢亦分萸萸萸李為二與陸同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草以萸為葡萄皆因陸疏藟似萸萸而誤不知萸萸萸李陸分為二植也案梢即萸字通

作萸郁又有作櫛者廣韻以為俗字

古有五菜韭薤葵蔥藿是也而葵為之主其見於詩者

陳風之救荊葵也

今名錦葵

小雅之芹楚葵也魯頌之菲鳧

葵也然此特借名葵耳惟七月詩烹葵及菽專名為葵乃正為葵菜但傳箋正義俱無訓釋陸氏埤雅以紫莖白莖葵當之嚴緝宗其說呂記則以為爾雅之終葵繫露所指各不同今考之埤雅之說允矣案紫莖白莖葵本草亦專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為常食有紫莖白

莖二種以白莖為勝大葉小華華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收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楙農書曰葵陽草也其菜易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之要品也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

已上見本草綱目

觀此可見古人食葵

以斯種為正幽民所烹定指此菜後世如宋玉賦曹植七啟王維詩所謂露葵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言種葵法云掐

苦洽切
爪刺也

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葵以露名豈以此

乎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蔞葵繁露亦名落葵亦名承
露亦名天葵亦名臙脂菜隱居云子黑色女人以漬粉
傅面謂之胡臙脂蜀本草云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
子生青熟黑綱目云葉肥厚輒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
月間細紫華纍纍結實熟則汁如臙脂女人飾面點脣
染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俗所稱紫草乃斯種矣特
葵之一類恐未得專葵菜之名若夫菽之為荊葵爾雅
之篇戎葵今名蜀葵本草之黃蜀葵今名秋葵皆庭除之玩也不

為菜又如爾雅之蒔葵本草之房葵素問之龍葵

王砵

注引月令廣雅以地膚為地葵與鳧葵楚葵之類或為葵之

一種或假葵以為名耳其戎葵又名吳葵

見別錄

鳧葵又

名水葵

見楚詞注及後漢書注

兔葵又名天葵

見圖經

名稱雜亂不

可悉辨矣

菽者衆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然實

通為菽矣其角曰莢葉曰藿莖曰萁詩所言菽皆大豆

也大豆有黑白黃褐青斑數種今用作叔

或作鼓

醬

俗作醬

腐油者是而黑者更可入藥神農經列於上品皆夏種

秋收其小豆則有赤豆白豆綠豆瑩

力刀切亦作踴

豆魯

力與切

豆諸種瑩豆亦名鹿豆爾雅藺

巨員切

鹿藿其實菹

女九切

是也俗呼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

於九切玉篇云豌豆夏收

豆蠶豆

而廣雅亦以豨

胡江切

雙

音雙

為胡豆別錄中品有藟豆

沿今

籬豆又名娥眉豆廣韻作穠豆云
穠布玄切籬上豆也又北典切

酉陽雜俎有挾劍豆

俗名本草拾遺有黎豆

又名狸豆虎豆

而黎豆者實爾雅之攝

音涉虎鼯云玉篇云攝豆名虎鼯是也

米之疏者曰杭黏者曰粳

奴亂切俗作糯又作糯又誤讀奴播切

稻則其

總名今人皆以為然然非古也說文云稻稌也沛國謂稻曰粳又曰杭稻屬然則稌稻粳俱目黏者而疏者直名杭也觀七月詩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則益信矣非僅此也豐年詩為酒為醴獨言黍稌月令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與稌稻俱為釀用尤足為明證杜少陵詩煙霜淒野日杭稻熟天風杭稻與煙霜對定是二物可見謂粳為稻唐世猶然也宋張

舜民言本草專名粳為稻累朝釋略無言其可為酒者而以為疑不知稻之為粳不僅見本草也至用為酒詩禮已言之本草偶弗及耳凡穀之黏者皆可以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然釋本草者各據其方俗故不及稻後之釋者往往藍本舊注未遑增入非謂稻不可為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叔從又赤聲南人謂叔芋為叔今借為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赤豆也象

赤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從一有兩岐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象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應作樗樗惡木敕書切樗乎化切亦木名以皮裏松脂可為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誤樗為樗因別作樗字以代樗樗亦作樗華莊子華冠縱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正

九月築塲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從博故切以與稼協案稼字諧家聲家字古讀如姑稼則轉為去矣

然四聲之學始於元魏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稼
塞向瑾戶治都邑之屋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
都邑之屋在入此室處之前治野廬之屋在入執宮功
之後皆豫為之備也

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鄙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為國君大
飲烝之禮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
鑿冰獻羔之禮同咏於詩也橫渠解為民饗君而諸儒
從之誤矣古人飲食燕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

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
公劉酌其羣臣執豕而已幽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
罰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况斯饗也民之以意為之乎
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為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攜
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飲幽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
本有此制則是幽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

鷓鴣

周公居東即是東征辟即致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

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然訓既取我子二語則云寧亡二
子不可毀我周室蓋亦以鳩鵲詩為作於誅管蔡之後
也鄭氏誤以金縢居東為避居故解鳩鵲詩種種害義
朱傳從毛盡掃鄭謬當矣乃後之述朱者因其晚年與
蔡仲默書遂舍集傳而別為之說何其悖也居東辨詳
見尚書金縢

鳩鵲鵲

音寧

鳩毛傳不言何鳥觀二章傳云手病口病故

能免乎大鳥之難則不以鳩鵲為惡鳥矣韓詩謂鳩鵲

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林而託於葦蔭
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蒙鳩亦名巧婦即小毖篇
桃蟲也故趙岐注孟子以鷦鷯為小鳥陸疏釋鷽鷽亦
以為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鷽鷽鷽鷽貪鳥
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鷽鷽鷽鷽郭注云鷽鷽類殆祖
王說而陸氏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

釋文云京劇反本作戟

拮

音菊

也予口卒瘡

毛云手病口病卒瘡兼手口則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

備也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拮据搯也拮手口共有所作也因引此詩殆兼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以蠋為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爾雅蚘烏蠋注疏皆不言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在桑野故知桑蟲是毛第順經解之非確見此

蟲之食桑也其為葵蟲信矣又蠋說文作蜀云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娟娟今皆作蠋殆以別於郡名乎毛晃曰蜀本從蟲而又加蟲焉俗也

東山詩兩言烝在嚴緝辨之以為烝有進衆久三義衆非所以喻獨宿進可言蠋不可言瓜久義為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烝為升即進義也朱傳以為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黃氏韻會備引詩書以釋烝字獨不及久義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也無戎烝然罩罩箋疏皆訓為

久何可通也其烝之浮浮為火氣上升乃烝之本義皇王
烝哉烝訓君天生烝民烝訓衆烝烝皇皇烝訓厚韻會
皆及之其升進之烝與冬祭之烝雖及之然不引詩烝
衍列祖禴祠烝嘗為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
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
皆遵用斯義今竝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
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新喻君子畱滯於外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以興歎
因洒掃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為喻而自言不見之久罵
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為行者之語遂謂三
年不見瓜苦思致纖巧不似古人文義

蠨蛸釋文云蠨說文作蠨音夙今說文

蠨

音蘇

彫切蠨

本從蟲肅聲陸氏所云乃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
先么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草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

氏月令腐草為螢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蠲明堂月令腐草為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此言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光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時耳陶隱居言初時如蛹音勇腹下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此說得之又螢從草化亦得濕熱之氣而生或草或水隨近棲託故是一種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傳而傳會案宵行非蟲名楊用脩辨之甚確詳見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
東山詩鸛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蟻冢將陰雨則穴處先
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此但言蟻之知雨及鸛之好水
至鳴之必於垤初不言其故箋疏亦無明解朱傳求其
說而不得遂謂蟻知雨而出垤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
此說謬矣草木疏言鸛食魚埤雅言鸛甘帶蛇也埤不云
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
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

鳥見之長鳴而喜

見文選張華雜詩注

蓋鶴鳥本不知將雨見埵

而知之故喜而鳴耳傳意始曉然矣

說文無鶴字而翟

工喚切

字注引詩鶴鳴于埵故後儒皆

以鶴翟為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翟已從佳而

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然說文云翟小爵也陸氏草木疏

云鶴似鴻而大合此二說翟鶴大小異形定非一鳥以

鶴旁之鳥為俗所加非篤論也字兼鳥佳二旁如鷹鶴

雛鶴等皆是

見總註

何獨疑于鶴乎東山釋文云鶴本又

作翟不云字又作翟蓋亦不為一字矣

破斧

幽風七篇七月鵲鴝狼跋三詩朱子無譏焉東山詩序以為周大夫所作朱子以為周公自作此稍異矣然於義俱通無關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詩序以為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說乃相反較而論之序義似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海公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留

公于東何為乎況公之居東因王疑未釋也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為公喜王疑釋而公西歸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東人之幸也不以為喜而顧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序說原無不通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從而改為軍士所作以答前篇不知何所考據又訓四國為四方之國而譏序為無理夫四國作亂而詩人惡

之何謂無理哉

毛云隋

沱安
二音

登

曲容
切

曰斧方登曰斨然則二者皆斧耳

幽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鉋
孔氏未能審厥狀而釋文以鉋為獨頭斧則二者亦斧
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集傳謂為征伐所用殆未必然
此詩每章首二句毛鄭本以為興毛以斧斨切於民用
喻國家之有禮義四國破之缺之是其罪也鄭以喻成
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為軍士答周公矣又從而為之說曰
當日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
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夫創為此說者
特已之臆見耳乃遂據為故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
公倡於上衆軍士和於下殆若目見之其自信亦篤矣
哉

伐柯九罍

二詩皆刺王不知周公

此毛說鄭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

而因告

王以迎公之道詞指略相同伐柯首章言迎之當得其
人次章言迎公當厚其禮九罍篇首尾皆言袞衣欲王
以上公之位處公即上篇以禮迎公之意也中二篇則
以鴻不宜於渚陸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
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指不外此
不獨見周公之德為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
不用周公又恐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
意纏綿懇惻具見於詩故足為訓也朱傳悉掃斯義於

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
於九罍不過曰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
公為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
哉不但令讀書者絕無觀感且使古人作詩之若心無
由自白於後世矣

狼跋

詩以狼為興但取其跋胡疐尾為進退兩難之喻初不
計其物之善惡也伊川以豺狼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

變其說以為狼以貪欲而陷于機阱公以無欲而舒泰
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狼喻聖固為擬非其倫反狼之惡
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與狼較善惡也亦非所以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以為詩人之意謂公之被毀非四國之
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耳不使讒邪得加乎忠聖也或
譏其傷巧又自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昭公為季氏
所逐春秋却書公孫於齊如其自出噫過矣春秋書諸
侯失國皆以自出為文並無書某人出其君某者先儒

釋其指謂譏其君之自取以示警也

見春秋襄十四年杜注

為魯

諱惟書孫不書幸耳周公之遭謗宣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敬公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政非謂遭謗也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此大美赤舄几几則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几几傳云約貌

約字亦作局見玉篇

約是舄頭飾几几即其狀貌

初未及安重意詩但舉公之服飾以見公之留相成王而德稱其服居位無慚意自可想見舉足安重特其一

端耳執此以為公之美意反陋矣王氏謂几乃人所凭以安故几几當訓安安石最多傳會此尤鄙淺可笑

毛詩稽古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九

吳江陳啟源撰

小雅

鹿鳴之什

朱子以鹿鳴三篇為上下通用之樂劉瑾申之以為考
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為
天子之樂斯言謬矣鄭譜云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
謂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又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既有明文又經
孔疏引證瑾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存諸侯之禮
止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何可執以
相槩也

鹿鳴

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也與四牡

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况升歌合樂必三詩連奏朱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併以燕饗通用釋之而仍以序乎近世鄒忠肩辨之以為是燕非饗

說見通義

當矣但作鹿鳴者專為燕歌鹿

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亦非誤然非所以釋詩耳

傳云萐萐也鄭以水草非鹿所食故訓為賴蕭宋羅願

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萍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趙
宦光亦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草然經明言野草箋義長
矣又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草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
肥朱傳則曰青色白莖如箸止倒置白色兩字而物色
已不同抑他有據邪

嘉賓毛鄭專指羣臣朱傳兼指諸侯之使蓋本於鄉飲
酒燕禮注之說也殊不知孔疏已有辨矣又四牡皇華
等篇皆言已國羣臣鹿鳴不應獨異畢竟古注為優後

儒釋經所立新說往往是先儒吐棄之餘即如鹿鳴篇周行訓為至道德音孔昭訓為嘉賓之明德康成注禮時已作此解後箋詩方改訓周行為周之列位德音為先王德教當時舍彼而取此必有見矣

蒿之類甚多惟青蒿得專蒿名爾雅云蒿蒿去刃切詩亦

云食野之蒿皆直云蒿耳不若蘼蓀蒹蔚之屬必以他名相別也本草綱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殆以此異與又云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七八月有黃花甚細結

實如粟米本經名草蒿又名方漬列於下品

四牡

序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譏其語疏而義鄙夫見知而說人情自當如此何云疏鄙哉且序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說也視土芥寇讎之論尚為蘊藉矣王事靡盬呂氏引董氏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大全亦載董語誤以為呂氏曰

案今說文

鹽字注云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鹽字注云河東

鹽池袤五十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竝無董氏
所云况池鹽乃風結成不用煮煮池語尤為妄說又案
毛傳釋鹽字鵠羽云不工綴四牡云不堅固鵠羽疏以
為鹽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文證蠱是蟲之害器
敗穀者故為不堅牢不工綴之義此說近之

傳訓駢駢為行不止貌嘽嘽為喘息貌駸駸為驟貌皆
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
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訓衆也常武嘽嘽毛訓盛

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衆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為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原從口旁說文云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離夫不也爾雅云佳其鵠鵠郭注今鵠鵠蓋夫鵠鵠不鵠鵠各音韻同而字形異也呂記引郭注云今鵠鵠集傳亦云今鵠鵠嚴華谷論離有十四名而鵠鵠鵠鵠兩名並列大抵鵠鵠二形相似始有誤鵠為鵠繼則

鵲鳩分為二稱譌以傳譌是可考也案爾雅注疏廣雅
方言陸氏草木疏諸書皆無鵲鳩之名鵲字不見說文
而玉篇有之云步忽切鵲鳩鳥不言是鳩名也惟埤雅
辨鵲鳩非鵲鳩亦不言與祝鳩一鳥則鵲鳩之名殆始
於宋世

皇皇者華

詩之次第雖間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
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

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以為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
前真謬說

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
王云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鄭所據毛傳無
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為每懷語因破毛傳和
字為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孔疏
並載其說而不辨其孰是今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為每
懷韋昭注引後鄭司農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本

作和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懷安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為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指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辭王肅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承得之矣鄭既破和為私又彊解中和為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示兒編云

今禮部十九侯諷字將侯切然則釋文之音古矣駒濡
驅諷天然協韻朱傳四字皆二反似不安

春秋內外傳說皇華四牡有五善六德之說咨諏度謀
詢為五善內傳本文自明注亦無異義至外傳之六德
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
氏申之言周者彼賢之質不應數為使臣之德故傳云
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無所及是謙虛謹慎之義
當以之為一也源謂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

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
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詔使臣以
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
矣忠信為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為
咨耳周咨一義韋分為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為每懷在
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
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為一德而康成
破和為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

為六德之一誤又與韋等孔疏雖曲為回護不能掩其失也

常棣伐木

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舊皆燕也然常棣兼
飫禮伐木兼食禮或曰文王詩當殷世不得以周家禮
文律之理或然

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名稱相混竊嘗辨之伐
木之父舅兄弟即常棣之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

之兄弟也當以九族內外為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中止有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者也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外與異姓俱歌伐木以燕之兩詩所用應爾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曰和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也明謂常棣之兄弟在九族內矣

兄弟相承覆而榮顯朋友相切正而和平二語實二倫
要道而常棣伐木兩詩止寫其指於興中此先儒言興
所以不厭深求也朱傳釋興體往往用數助語衍之使
其句法相似不復論其義趣

別有辨
見總詁

於此兩詩將先儒

華鄂相承嚶鳴切直諸語槩刪削不用後之學者何自
窺詩人微指乎其釋常棣曰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
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以為
兩豈字兩則字兩乎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然經文本

無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耳豈周公作詩時尚無當於六義必待二千載後之集傳方成興體邪誣矣又六字中兩則字尤屬橫入不顧文義今讀之不甚通殆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以伐木興鳥鳴又以鳥鳴興求友殊滋葛藤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衆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

多乎孔氏申之曰華下有鄂鄂下有柎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興

豳風之鬱車下李也萸萸李也小雅之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各一木孔疏謂萸是鬱類而小別又引晉宮閣銘證之則鬱萸各一木矣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

有赤白二種

史記相如傳註徐廣引郭

璞語謂鬱即車下李棣實似櫻桃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郁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萸棣各一

木矣後世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草於郁李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萸李是合萸棣為一木也李氏綱目既襲其誤又以鬱車下李常棣為郁李之別名是合三木為一其誤逾甚陸元恪以常棣為郁李固失之至釋鬱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萸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萸大如李棣小如櫻桃萸李是萸非常棣先儒釋常棣並無言萸李者本草綱目既以萸為野葡萄又言常棣為萸李誤矣然則陶隱

居所謂子赤色可啗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
漬寇宗奭所謂子如御李子紅熟堪啗者定是常棣但
不得謂之萸李耳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注言棣今之山櫻
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熟時正赤色可啗俗呼小櫻桃
隴西人謂之棣子所言名狀正與本草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間乃有讀棠者示兒編辨其誤當矣
今案此誤大抵唐世已然李商隱詩云棠棣黃華發近
世有草俗呼棣棠華色黃春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時

常字已有棠音故顛倒俗呼以合雅華稱後併改常下從木耳又漢杜鄴傳引詩作棠棣師古注亦同李善注謝寧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棠棣傳寫之誤不知始自何年要皆因音誤故字誤也

鄂不韡韡鄭讀不為柎訓鄂足今皆以王肅讀入聲案說文不甫久切然箋云古聲不柎同則補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南隅行不與敷夫協韻亦作柎音也又甫鳩切陶靖節酬劉柴桑詩不與周秋疇游韻協是也孫

愼唐韻始有分勿切讀與弗同內典不也作此音矣近

世並讀逋骨切蓋始於溫公指掌圖

以杯字發聲

而孫炎示

兒編陳正敏遜齋閒覽皆祖其說黃公紹韻會遂收入

二沃韻於是不字有甫鳩甫久分勿逋骨四切而附音

雖最古反驚俗矣鄭夾漈云不本鄂不之不音跌因音

借為可不之不音否因義借為不可之不音弗斯言良

是楊用修丹鉛總錄論鄂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谿

證之尤為詳確

說載通義

楊又辨韡字從𠂔不從華此語亦

當案𠂔音吁說文云草木華也從𠂔𠂔聲𠂔象草木華

下𠂔形

俗借邊
垂字誤

隸無𠂔字遂從華作𠂔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鄭箋從原隰相聚喻兄弟相求義
既迂緩朱傳謂積尸原野惟兄弟相求解哀為積尸亦
屬武斷二說俱未安伊川云此章序兄弟相賴之事當
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郊
野時則求兄弟相依恃此說得之

況也永歎毛云況茲也則此語正與邶詩茲之永歎同

朱傳以況為發語詞又欲破字為怳左矣出車詩況瘁
仍從毛訓茲又況從水旁三點說文云寒冰也有從欠
旁二點者玉篇廣韻以為俗字得之宋郭忠恕佩觿集
始別況從況怳為三字云況發語之端况寒冰也况形
況義此乃妄說古止有一況字訓寒冰餘義俱借正韻
襲佩觿之謬

外禦其務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
從左傳及外傳之文據陸語則務字不必改字亦不必

改音矣朱傳則從內外傳

飲酒之飫毛云飫私也爾雅義同箋疏申之以為飫禮
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為私良是矣說文引此作饌云
燕食也飫立而不坐二禮本小異許以飫為燕殆因本
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與今作厭飫解則始於蘇氏
案厭飫字本作𩚑𩚑飽也乙庶切從𠂔設聲俗因飫義
與燕連而燕厭音相似遂譌燕飫為厭飫左傳飫賜杜
解飫為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

國而飲則亡其義，國則併亡其字矣。

和樂且孺，毛云孺屬也。

爾雅同

王與親戚燕則尚毛，鄭云

屬者以昭穆相次序二義不同，合之方盡屬意。後儒以孺子慕親，牽合為親慕義，殊費力。

伐木

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泛論其理耳。若詩所言，則皆天子之事也。肥羜，天子之燕禮也。

天子

饗用太牢，故知燕禮用羊。若諸侯燕牲以狗，不用羊豕。

八簋，天子之食禮也。

燕惟飲酒

無飯食簋盛黍稷故知是食公諸父諸舅之稱天子所食大夫禮六簋故知天子八簋

施於同姓異姓之臣也父舅兄弟而以為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卿士周之布在列位者非王懿親即王姻黨舍父舅兄弟而外無可為友矣至臣庶之取友則不僅是

伐木首章一興而取義凡三聞伐木而驚鳴喻朋友相切直一義也既鳴而遷喻友自勉厲得升高位二義也在高位者鳴求在深谷者喻君子居高位不忘故友三

義也毛傳取興本優鄭易傳不為興止因二三章皆承
伐木為端耳殊不知舉伐木可兼鳥鳴古多省文也李
氏以四牡詩將母例之良有見

許許傳云梯貌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朱傳解為衆人
并力之聲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證之似矣然以
漢語證周詩恐未足據信况小毛公亦漢人何必舍毛
而取淮南乎

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疏引爾雅釋親之

文謂妻黨亦可言兄弟箋疏之意皆以兄弟兼同異姓也朱傳云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其意偏指異姓為兄弟矣上章言父舅則同異姓之尊者皆可為朋友此章言兄弟則朋友之同儕者何得獨遺同姓乎

伐木篇毛傳分為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以劉氏說分為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為章首故分為三章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例置每章之末此詩若以毛當六句一疏分為六條

今乃總十二句為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小序下疏指伐木許許醜酒有藇為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醜酒有行為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兄弟無遠為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如此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專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句當援孔疏為說而竟以已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

天保

說文云上高也時掌切下底也戶雅切此上下皆指其
位當讀上聲其訓為上之下之者則讀去聲玉篇廣韻
上字訓高者音去聲韻會以訓登升者音上聲與說文
異下字音義與說文同天保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此一上三下惟中間下字當去聲耳釋文云下
下俱戶嫁反恐非是

何福不除傳云除開也箋云開出以予之故釋文治慮
反讀去聲其讀平聲者訓為去舊即除官之除也集傳

改除訓而不改其音疏矣况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其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為福之大乎開出義較長

戩穀傳云戩福也本爾雅釋詁文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戩與翦同而訓為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聞人氏之說止因說文戩字引頌寶始翦商為證故合戩翦為一耳然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為盡義迂矣况舊義本可通何必求新

于公先王毛訓公為事謂四時之祭往事先王也案周

之追王雖止太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武成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饗皆稱先王外傳不啻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為十五王皆是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籩已上矣傳義不必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平也民事盡平則為君王者惟有日用飲食相燕樂而已易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與此義同虞之無為周之垂拱所以為至治也程子訓質為實而集傳因之以為民皆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

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大傳之所譏也詩反以歸美於君上邪

羣黎百姓箋云黎衆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黑而以秦言黔首證之然訓黑者本作黧黎訓履粘或借為異義耳况用秦言以解周詩何如竟遵周公之爾雅哉

如月之恒毛鄭訓為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恒字亦作緼同古鄧反沈古桓反則此恒原與訓常之恒音義各別嚴緝謂恒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為常盈而不

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案恒本作
恆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恒訓弦古桓
切生民恒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恒
從月在死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
未必非本訓也俗作恒誤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
詩時世為斷也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為周公閔管蔡被誅若成王詩中則彰明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為然於魚麗序下傳特著其說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故歌采薇以遣之晦翁力詆其說以為

非文王詩殊不知序之昆夷即詩之西戎縣詩之混夷
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
犬戎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戎昆夷為一帝王世紀
亦言文王時有混夷此伐西戎為文王事歷歷有據者
也獫狁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立西
拒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斯非伐獫狁
之一證與逸周書七十一篇見劉歆七畧及班書藝文
志其克殷篇史記亦採用之且文字古質非偽託之書

也然則采薇之為文王詩無可疑矣

歲亦陽止毛鄭皆指夏十月而解陽字不同毛以為歷

盡有陽之月

自十一月復至九月剝

方至十月鄭引爾雅十月為

陽之文是鄭以歲陽專據十月而毛則否矣鄭說長也
又歲陽即首章歲莫周正建子也以證小傳詩無周正
為謬說矣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沍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沍也
竟為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

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
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為君子所依
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得有避患義故易
之夫以辟為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
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
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腓音肥又房未切班固幽
通賦安惱惱而不脆文選注曹大家訓脆為避漢書注
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從鄭不如從毛之當

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
說見大全然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躁動之物
及本義

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皆取躁動之義程傳
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出車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然統言之皆
可名郊出車詩首章言牧次章言郊鄭箋云牧地在遠
郊是郊即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又引

白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
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然則近郊
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為
一非無據也集傳曰郊在牧內又曰前軍已至牧後軍
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卻泥之太過

彼旗旐斯集傳引曲禮及楊氏之言以為旗即朱鳥旐
即玄武因以下章之旂為青龍此誤矣曲禮曰前朱鳥
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陳之法非旗幟之名

也與周禮司常所言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
文義不相通曲禮言君以軍行之法大司馬治兵亦寓
出軍之制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旗
郊野載旐今以曲禮之前後左右合之則交龍為旂即
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
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應專為左翼
也熊虎為旗即右白虎矣軍吏寔載之軍吏是諸軍帥
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其偏為右翼於義何取且鳥隼之

旗為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卿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為前驅龜蛇之旄為在後之玄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羨卒何以當為後勁此皆難彊為之說矣鄭氏注禮以陳法言之良有見也至以為旗名本崔靈恩之說已經孔氏禮疏駁正楊豈未見邪

南仲之名出出車常武二詩出車詩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均勢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以為禹後則

見馬遷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斯語信矣泌子革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為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

毛傳云方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疏申之以為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傳與疏皆不指朔方是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衛北方為朔方郡似矣然漢

乃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
為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
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垂連
平二寇乎朔方之為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
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
有見矣

昔我往矣嘒嘒草蟲兩章箋義最婉曲詳盡前章自朔
方出平二寇復還朔方總叙往返始末後章更叙南仲

在西方諸侯歸附之情令千載後讀此詩者如目覩當年用兵方畧此先儒釋經所以能論世也今以首章為既歸在塗之語後章為室家思望之情夫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欲歸而未得歸之詞也既身在歸塗則還家可期何必復作此語邪至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非室家思望之言則東萊辨之允矣

卉字釋文許貴切則去聲音諱說文許偉切則上聲音
虺玉篇廣韻皆兼此兩讀

杕杜

首章日月陽止即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戍年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即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戍明年之春暮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即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連平二寇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寔指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言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如

期來歸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日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為時未黃落在歲暮之前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汝墳鴉羽陟岵北山諸詩皆是或自念之或室家代念之惟四牡杜杜則上之人探其情而念之所以為正雅也孔疏以為婦目夫之稱迂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為文王詩者九

鹿鳴至
杜杜

武王詩者

四魚麗南陔周公成王詩者九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正大雅十

八篇其為文王詩者八文王至靈臺武王詩者二下武文周王有聲

公成王詩者八生民至卷阿武王為周家開創之主而詩篇

獨少者良以周之王業悉定於文王之世惟留伐紂一

事以待武王又耄期受命諸務日不暇給故詳文而畧

武與不獨詩然也書述先德必文武並稱至康誥酒誥

無逸蔡仲之命諸篇則盛稱文德而不及武可見周室

開代首王斷應屬文後之學者欲彰其事殷之小心反

諱其造周之大業豈善於論世者哉

魚麗

王伯厚

名應麟
宋末人

困學紀聞引葉氏語謂漢世文章無引

詩序者魏黃初四年銘云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蓋毛
詩序至此始行案葉語非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
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
京賦云德廣所被此漢廣序及鼓鐘毛傳也一當武帝
時一當明帝時皆用序語可謂非漢世邪

魚麗詩前三章先儒以旨多旨三字絕句下且多且旨

且有各二字為句

釋文云異此讀則非

因上旨多旨三字言酒下

多旨有三字言物下三章疊此三字不得復言酒也集
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
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
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語見大全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
酒成於人力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
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

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
下三意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

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鰓魚即魚麗詩之鰭也亦名黃鰭

魚又名黃鰓魚無鱗而色黃羣游作聲軋軋故又名鰓

鰓

音尖鴨

又名黃鰓毛傳云鰭楊也孔疏釋之以為魚有

二名豈非此魚有力解飛取義於輕揚乎

埤雅之說

陸元恪

以為名黃揚正以色黃而性揚也本草李注以陸為譌
失之矣

鯊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鮐徒何切大者長四五寸

居沙溝中吹沙而游音沙而食味美俗呼阿浪魚一

鮫魚背皮粗錯如直珠斑有鹿沙虎沙鋸沙諸種出東

南近海郡亦名沙魚魚麗之鯊吹沙也爾雅云鯊鮐是也毛傳亦云

鱧魚本草名鱖魚亦名鮓

音同又音重

魚入本經上品而陶

隱居言其有小毒無益不宜食意物性古今不同也爾

雅鱧注以為鮓又云鯉

音大

鮓小者鮓音卑雅以為即

此魚矣今俗呼黑魚非珍品也魚麗詩鯉與魴並稱豈亦視為美味邪

爾雅鰮鮎孫炎以為一魚毛公詩傳亦以鰮為鮎說文鮎讀訓鰮又云鰮鮎也鮎鮎也而鮎即鰮之重文皆以鰮鮎為一惟郭璞分為二云鰮今鰮額白魚鮎別名鰮

詩釋文引郭注作鰮音啼又在私反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

恐古今名異意蓋右郭矣埤雅既引郭注又溷二注為一彊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

韻會皆勦襲陸疏且言鮎腹平著地宜得鰻名亦非郭氏鰻額本義本草綱目別鰻魚之名曰鰻魚曰鰻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鰻今曰鮎北人曰鰻南人曰鮎是鰻鮎直為一魚矣然則郭注爾雅分鯉鱸鱧鮠為四魚說皆勝先儒惟鰻鮎之分為二則非也又案別錄有鰻魚切鮠音危鮠魚人魚陶隱居以為皆鮎之屬

六笙詩

六笙詩集傳以為有聲無詞說本劉原父呂記嚴緝俱

不從可稱卓識後儒辨證最多而近世郝仲輿敬之論尤為詳確具載長孺通義中矣源又謂作詩者多取詩中一二字或總括其大義以立篇名若有聲無詞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魯鼓薛鼓有譜而無詞則僅冠之以國號不更立別名矣朱子取以為證非其類也況聲者樂也詞者詩也無詞則非詩矣縱有譜當入樂經或附見禮記不當與雅篇竝列矣乃毛公本置六詩於什外朱子反收之于什中又推白華為次什之首何自

相矛盾也夫什者篇之總也無詞則無字句無篇章何
由數之為什乎

毛詩稽古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

吳江陳啟源撰

南有嘉魚之什上

正小雅

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亡詩而以南有嘉魚為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頌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為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

以白華為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不能無議焉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此儀禮奏樂之次也夫先樂南陔三詩所謂笙入三終也次間歌魚麗笙由庚等六詩所謂間歌三終也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間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從耳此奏樂之次豈編詩之次乎若必執

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間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
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移置二南於小雅後又鵲
巢之三越草蟲而取采蘋今此二詩視之為倒置矣何
不依合樂之次正之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
先後矣又謂六月詩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移
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氏未移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
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
嘉魚為次什之首洵為有見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朱傳皆釋為燕饗通用之樂特見儀禮鄉飲酒及燕皆間歌此三詩因據以立說耳不知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

宋馬端臨

文獻通考
論之甚詳

小序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者作魚麗之本

意也樂與賢者作南有嘉魚之本意也樂得賢者作南山有臺之本意也既有此三詩後乃取為間歌之樂章非專為間歌而作此三詩也序自釋詩不釋樂有何誤哉朱子專以燕饗釋三詩故于魚麗云極道其美且多

以見主人禮意之勤於嘉魚云道達主人樂賓之意夫
對客而自誇其饌何鄙也對客而自稱君子是何禮也
至南山有臺篇玩其詞意殊與燕飲不類凡詩為燕飲
作者必言酒食樂舞之事及為勸侑之詞如燕羣臣則
云鼓瑟吹笙云我有旨酒矣燕兄弟則云儷爾籩豆飲
酒之飫矣燕朋友則云醜酒有藇云有肥牡有肥羜云
陳饋八簋矣燕諸侯則云厭厭夜飲矣今有臺篇所稱
南山北山之所有既非饌客之需而頌美君子又絕無

勸侑之意若鹿鳴之式燕以教常棣之和樂且孺與伐木湛露之飲此滑矣不醉無歸者也安在其為燕饗之詩也

南有嘉魚

序云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為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且君子至誠與賢其心始

終如一豈僅於賢之未來遲之而已哉

遲直冀反箋云久如遲之也遲

之者謂至誠也

集傳以烝然為發語聲尤屬臆說王肅述毛云

烝衆也得之矣呂記從王義

南有嘉魚嘉非魚名也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云

爾東發日抄

黃震

曰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

泉而美未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世遂名其

魚為嘉魚黃言嘉魚不指丙穴是也言嘉魚因集傳得

名非也以丙穴魚釋詩埤雅之說而集傳襲之耳嘉魚

出於丙穴見左太冲蜀都賦其名之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之乎蓋丙穴之嘉魚直是後世好事者采用詩語為名耳毛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箋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為魚名也孔仲達唐時人時丙穴已有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為證者豈非以後世事不可以證古詩乎足見先儒釋經之慎矣

累之綏之兩之字來思又思兩思字皆助詞故累與綏協來與又協皆不用句尾為韻式燕又思箋疏以為燕

而又燕得之矣朱傳既從古注復載或說以思為思念祇贅耳

少皞氏以祝鵠名司徒祝鵠乃孝順謹慤之鳥故掌教之官有取焉翩翩者鷩兩見小雅四牡以况使臣南有嘉魚以喻賢者彼勞使臣義取於慤謹此美賢者意主於專壹皆與設教之指同上以此立教下以此成德無異趣也集傳以嘉魚末章之興為全不取義通義駁之良是

詩以又字協韻凡四見小雅南有嘉魚及小宛各有其一賓之初筵有其二嘉魚式燕又思天命不又集傳皆音亦室人入又則怡由二音矧敢多又則亦異二音近世陳第古音考以為俱無的據且言又即右也右手也詩右字有以意兩音四又字皆當音意燕又與來協來音利不又與富協富音係入又與時協時音是多又與識協識職吏切其說似矣然古人韻緩凡與右又同韻者所協字多在支紙寘韻內如仇協達母協杞否協止

裴協試之類不勝屈指又古不分四聲支紙寘質可通
為一讀而職勿緝亦與質通用多識古注原讀如字不
必音職吏切燕又之來入又之時亦不必作去讀也來
字古陵之反時用今音本自協耳至富字古方二反我
行其野協異瞻卽協刺召旻協時閔宮協熾併小宛凡
五見所協皆同

南山有臺

傳以臺為夫須爾雅亦然郭注云可以為禦雨笠草木

疏云莎草可為蓑笠

郭陸俱誤別有辨見無羊

故都人士稱臺笠臺

字或從草作臺殆後人所益都人士釋文云臺爾雅作

臺然今本爾雅仍作臺與詩同也玉篇及廣韻

即唐韻

又

有臺字毛氏增韻黃氏韻會皆載之云笠也

皆承郭陸之誤

而

以當時之臺笠字於是臺臺臺一字而分為三矣又案

爾雅蒿

音浩

侯莎其實媿

音隄

夏小正緹縞傳云縞也者莎隨也緹者其實也即此草

蓋與夫須一草爾雅翼以為其根即樂中之香附子又

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者於吳求雀頭香即此

本草綱目云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而陶氏不識諸注亦略可見古今藥物興廢不同如此

萊傳云草也陸疏以為草名其葉可食而孔氏取之當

矣案萊亦名藜本草綱目云即灰藿

音掉之紅心者

灰藿葉心

有白粉如灰故名藜心則紅粉紫灰藿今俗呼灰莧

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

人名胭脂菜亦曰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為杖原

憲藜杖應門即是物也韻府以為落帚者誤

樂只只字古訓是今訓哉樛木篇兩義俱通前已辨之矣至南山有臺之樂只正小序所謂樂得賢也如以為樂哉君子則君子自指王者樂即邦家之基萬壽無期云云耳非樂得賢之樂也以為樂是君子則君子正謂賢者樂乃王者樂之下文盛稱其效正所謂太平之基也與序意最合則只字訓是為長

易姤卦以杞包一杞也而釋者各異馬曰大木張曰枸

杞鄭曰杞柳凡三焉

見易釋文

此三木皆載於詩而小雅之

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為山木王伯厚以為杞

梓

見困學紀聞

則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才

襄二十三年

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

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

滑可為函檣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

南山有枸傳云枸枳枸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

毛說嚴緝譏之以為風賦枳枸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

踰淮為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
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
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孔惟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稍不同耳要之枳枸之為木其枝則曲其實則甘二者
俱足致鳥陸孔兩疏各取一義均可通也句枸古字本
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為證訓枳枸為
木名而妄以枳為橘變之枳句為屈曲之句是李之謬
也况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

枳枸雖南產而咏於周詩其在禮

枸禮記作楸

則婦人以為

摯

見曲禮

人君燕食以為庶羞

見內則

是北土亦珍其味也

豈以其甘美如飴

見陸疏

故遠致之邪字又作格楸本草

列其名曰蜜楸楸曰蜜屈律曰木蜜曰木珊瑚曰木錫

曰鷄距子曰鷄爪子其木名又曰白石木曰金鉤木曰

枿栱曰交加木或言其味或似其形也雷公炮炙論云

弊簞

卑俾閉三音

淡鹵如酒霑文注云交加枝即蜜楸楸也

蓋此木能薄酒矣又山海經有甘華

海外北經平邱東經髮邱大荒南經

蓋猶山西經有沃國皆有此木

郭注云赤枝幹黃華楊慎補注以為即

枳枸

梓椅楸櫟四木同類而小別故秦風之條得兼楸櫟之

名小雅之楔得兼楸梓之名楔名鼠梓

爾雅毛傳同

又名虎

梓

見郭注

又名苦楸

見陸疏

是也郭以為楸屬陸又以為山

楸之異者然則條為山楸楔又條之異者與又案此詩

五章而臺萊桑楊杞李栲柎枸楔取興於木者凡十焉

皆以為賢者之喻也埤雅縷而析之每物各豎一義持

說甚優然鄭箋云山有草木以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義亦平正

蓼蕭

古人言四海多專指荒裔之國故蓼蕭序澤及四海鄭箋以為國在九州之外而引爾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海釋之然鄭箋之言又與禮記明堂位周禮職方及爾雅釋地之文互異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禮記明堂位之文也爾

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同明堂位

今無下文

而無九夷

邢昺述先儒云上文是殷制下文是周制理或然與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同禮述方氏之所掌也

逸周

書注云周所服之國數也鄭答趙商以為四夷總言四

同方夷狄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

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此鄭據爾雅下文相較為說

也爾雅下文惟李巡本有之鄭與李同時人當見此文

矣然鄭於蓼蕭箋則取上文其注職方氏及布憲則取

下文蓋亦未有定見周禮賈疏謂詩序與爾雅及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與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康成兩存禮雅之文不辨其孰是孔疏載其答趙商語以為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然八蠻六戎五狄國名李巡注爾雅已備列之李注今見禮記王制疏疏云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蒲飾五鳬夷六索家七東室八倭人九天鄙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焦僥四跂

距之切

踵五穿胃六儋耳七狗軼八旁卷

六戎一僬夷二戎夷三老白四耆羗五鼻息六天剛五
狄一月支二穢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惟九夷據東
夷傳文餘俱本李注源案淵博如鄭又與李同時李所
知鄭安有未悉而云無國數不敢定者豈以李所指諸
國名不見經傳正文無足據信邪闕疑之道當如是也
又案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來獻者凡六十國
既與明堂職方異又載伊尹為四方令東夷十南蠻六
西戎九北狄十二亦與爾雅上文不同書史殘闕傳文

異詞戎狄五六之數信難以臆定也又案盧辨大戴禮
注謂職方所言周所服四海種落之數明堂位所言朝
明堂來者國數爾雅所言夏所服與殷之夷國似矣然
以戎論之朝明堂者六而隸職方者五是朝者之數浮
於服也夫聲教所被皆可言服朝則稱臣奉貢自比諸
侯之列矣豈猶未得謂之服乎此說之難通者盧又譏
鄭引爾雅其數不同終使學者疑其所聞是未識康成
闕疑之意矣

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實在周公輔成王時嘗讀戴記明堂位周書王會解二篇想見當時華夷一統之盛蓼蕭澤及四海孔疏引越裳來朝事以為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良有然也合明堂王會二文以讀此詩覺成周一會儼然未散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三章孔燕豈弟一詩兩燕義當畫一鄭氏於首章云與之燕而笑語孔氏申之為燕飲三章則訓燕為安前後異解矣源謂以孔燕為甚燕飲則

不馴以燕笑為安樂而笑語文義無礙也則兩燕俱訓
安為當嚴緝解孔燕為盛燕然孔本訓甚轉甚為盛恐
費力

雅之蓼蕭采芑韓奕頌之載見皆言倬華蓼蕭傳云倬
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案倬革轡也以絲曰轡以
革曰倬倬之有餘而垂者曰革爾雅轡首謂之革郭云
轡鞞勒是也

說文鞞必駕切
轡革也

革末以金飾之狀如鳥蠋名

曰金卮韓奕所言是也此詩之沖沖載見之有鶴則金

飾之貌狀

和鸞雖雖集傳云在鑣曰鸞劉瑾疑其與駟鐵傳異謂
鑣字誤當作衡此非也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
此詩傳云在鑣曰鸞彼取箋文此仍傳語耳況和鸞所
在先儒本無定解駟鐵疏云鄭注夏官大馭及經解玉
藻皆曰鸞在衡和在軾蓋依韓詩內傳及大戴禮保傳
篇文也然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烈祖
箋又云鸞在鑣蓋和鸞所在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

鄭為兩解據此則在衡在鑣俱通也又左傳錫鸞和鈴

桓二年

杜注鸞在鑣和在衡孔疏云考工記輪崇車廣衡

長參如一則衡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
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
鑣鸞在鑣則和必在衡據此則在鑣之說長也宋羅願
謂詩言四牡八鸞鑣馬銜也馬口兩旁各置一鸞四馬
應八鸞矣殆祖此疏至杜謂和在衡與毛鄭異孔亦不
辨意以經無明文未可臆決乎然羅願又謂四牡八鸞

見采芑烝民韓奕烈祖諸詩乃王臣及侯國之車若天子車名鸞路豈反置鸞於馬定當在衡斯語亦有理蓼蕭之絳革和鸞鄭以為說天子車飾是正指鸞路也鸞當在衡矣且言車飾不言馬飾則非在鑣疏謂不易傳者以駟鐵已明此從可知鄭意或然

湛露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疏云安閒之夜爾雅作慇慇云安也郭注云安詳之容說文引此詩作慇慇亦云安

也然則詩字當以慫慫為正其義則一安足以蔽之朱
傳云安也足也久也久訓出蘇氏殆緣安而附益至厭
足之厭當作馱說文云馱飽也從甘從𠂔詩厭字本為
慫之借不得又兼馱義案厭字於輒切說文訓竿迫也
切俗作壓厭已從厂呼旱切俗又加土誤也小學不講譌
舛遂至此又案韓詩詩之借厭而轉以馱義釋慫是緣
俗誤而又加誤也韓詩詩之借厭而轉以馱義釋貌與
安義殊而亦相近

湛露篇鄭分下三章以豐草喻同姓杞棘喻庶姓桐椅
喻二王之後似屬穿鑿然謂同姓則夜飲異姓則否以
見古人一燕飲亦寓親疏厚薄之等其說不可廢也在
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二字箋疏俱無申述
案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是即毛公之自注矣又
禮記昏義教於宗室注云宗子之家蓋亦指廟言然此
皆大夫士之禮故有宗子若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
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

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
廟矣鳧鷖詩既燕於宗與此在宗義正同但彼為賓尸
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為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
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釋夜飲為私燕私燕即
楚茨之燕私也

孔疏云然

備言燕私惟與諸父兄弟共之異

姓不得與故箋疏以在宗載考為燕同姓諸侯夜飲之
禮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矣楚茨又云樂具入奏謂由
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言入寢即在宗也朱傳

以宗為路寢之屬則是王之燕朝小寢非廟中寢室矣
恐不得謂之為宗

杞棘皆堅彊之木故以興顯允君子顯允明信也桐椅
是柔韌之木故以興豈弟君子豈弟樂易也詩意較然

康成徒取同類異類為說

箋以杞與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與椅同類而異名喻一

王之後惟同姓則一類故廣舉豐草遂無暇及此義

彤弓

彤弓詩經文明言饗而集傳反言燕雖饗畢之後容有

燕然畢竟饗為主且釋經者不應故與經違也又此詩專主賜弓饗亦因賜而設耳故序云錫有功不云饗也合先言燕而後及賜已失經意矣况經不言燕乎

受言藏之謂諸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家也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若為此詩下注脚矣毛傳鄭箋及王肅述毛意皆指諸

侯言無異說也王安石以為王受工獻而藏以待賜鑒矣迂矣東萊踵此以立論謂藏之王府不妄與人後世視府藏為已私至以武庫兵賜弄臣與此異矣持論雖佳恐非詩指朱傳從之嚴緝仍用古注

右之醕之毛鄭異解毛以右為勸有功醕為報功雖承上章饗字而言然不指酒也鄭以右為賓受獻爵莫於薦右醕為獻酢之後主復醕賓義亦可通但不如毛之渾然

菁菁者莪

朱子釋子衿菁菁者莪二詩皆不從小序而自立新說及作白鹿洞賦中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門人請其故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可見朱子傳詩之意祇為從來遵序者株守太過不能廣開心眼玩索經文領其微旨故悉掃舊詁別開生面為學詩者示一變通之法以救後學之滯俾與古注相輔而行原不謂集傳一出便可盡廢諸家之義也其中或矯枉過直不

無稍偏朱子固自知之應不罪後儒之指摘耳今人奉
集傳為繩尺束注疏而不觀此末學之陋也非朱子之
本懷也

菁菁首章箋云既見君子官爵之而得見也案此語未
盡然官爵之者在成材之後耳此詩主君子長育人材
而天下喜樂之至於成材而授官乃其餘意觀序語可
見源謂前三章皆以莪之長喻材之育則此三既見因
教誨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在鄉則鄉老鄉大夫諸

職在國則太司成太師樂正諸職如遇視學養老則併得見天子矣末章以舟之載物喻君之用人則此一既見因官爵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直應謂王者而司馬有辨論之權或當兼目之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心既喜樂又以儀禮見接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氏本義全指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

汝墳風雨唐楊之水車鄰出車

蓼蕭菁菁者我類升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

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寔為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元是見者自幸之辭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為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暢明詩記載呂氏之言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以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

義廢則無禮儀。言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案。古人言儀並
非僅容貌之謂。儀義宜三字本相通。如鴈鴒箋訓儀為
義。烝民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文王詩宜鑒于殷戴記引
之作儀鑒皆是。說文云儀度也。度謂法度。合于法度則
謂之宜。詩言禮儀猶言禮義。云爾。故育材者必以之。此
詩首章有儀與六月序之禮儀語。意本相應。可見詩言
育材以禮儀為要術。呂氏得其指矣。詩譜錄呂說於序
下。而首章正解後用歐陽語不知何說為是。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
用人文亦用武亦用孔疏謂載字與載飛載止載震載
夙同類當訓為則鄭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余謂疏語
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

謂之載矣受言載
之載是常服之類

何必專訓為則邪至集傳以為舟之則沈則浮喻人之
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於義尤疏未見而思見繫念最
篤何云無定沉經文初無未見君子語也又舟之浮者
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為無定則是浮而又沈沈而

又浮也舟之在水豈有是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